

晚安

李辉

火，远远的，远远地，我看见火。

夜太深，也太暗。深深的暗。我只能在这个时候，回来，探望你的70岁、80岁、90岁。火车白天从城市出发，明亮亮；夜晚路过村庄，星星火；三分钟后到达小站，情怯怯，心切切。我不能改变火车的出发时间，摇啊摇的铃，和摇啊摇的慢速度。火车也不会为了一个青年和一个老年，一个中年和一个更老的老年，加快行程，缩短铁轨。

这样的每一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你准备得比火车出发得早，水满锅，柴满灶。饺子呢？好吃不如饺子。饺子要天黑才包才新鲜。村庄晚安，村民晚安，鸡鸭猫狗都晚安，你不安，来来回回到院子里，探听远处有没有火车轰隆隆，好像钟表都不准。

你听见火车轰隆隆，就会为我点起火。火车路过村庄，夜太深，也太暗，我只看见灶里的火，看不清灶边的你。火车在五里外的小站，为我站。车门开，我下车，火车开，锅里的水开，你乐得开。饺子下锅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……不够，不够，二十，三十……还是不够，总是不够。

我到家，饺子出锅，迎我。香气满村庄，鸡鸭猫狗睡得香，它们不来扰。

一颗颗星星眨眨眼，一颗颗饺子张张嘴，你说吃吧吃吧，一路摇啊摇的饿，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好晚安。

你呢？奶奶。我不吃饱，你不晚安。我吃饱了，你要跟我说说话。

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很多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还是我教会你的“晚安”，奶奶。从前，日子穷啊，我的词也穷。我是从城里学来的这两个字。

饺子的穷日子是玉米面干粮。那时，夜晚的火车也轰隆隆，你没有饺子，只有玉米。

深秋，收获的玉米堆满院。我从火车上，看到院子里冷冷的灯，和冻得冷冷的你。你要在这夜，把散堆的玉米剥了叶，码放成垛。

我吃着煮的嫩玉米，说不早了，奶奶，明天再忙，早点晚安吧。

我还年轻，可那时你也还年轻啊，你也懵懂，什么叫晚安。你笑我，在城里学的新词儿，不晚安，晚不安，晚安不，听着怎么不像话。玉米收拾妥妥的，院里打扫妥妥的，明天准备妥妥的，才叫晚安。

你是智者，奶奶。你的解释妥妥的，我没有理由和逻辑反驳。

玉米那么多，每一个秋天都那么多，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很多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多数的夜晚是饺子，偶尔的夜晚是豆腐。我在城里说，这里的豆腐难吃豆腐味。一句话像长了翅，飞进你不再探听轰隆隆的耳朵。

七十古稀，八十更珍惜，老将出马，你做的豆腐，一个人顶一座城。你说吃吧吃吧，一路摇啊摇的饿，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好晚安。

吃饱了，却不安。做豆腐，要烧大锅的水，烧得土炕炕头烫，烧得土炕炕梢热。人人喜欢热炕头，你说你爱睡烫炕头。热炕梢，留给我。

奶奶，这样的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

春之链 李昊天 摄

我们应该互换烫与热，协调祖与孙。烫是一种疼，热不是。你疼，我会疼；你身安，我才心安。

你越是坚持，我越应该靠近你，烫与热，不在皮肤表面，在心里，形成平衡。

靠近你，就靠近了你的皱纹和白发，还有不再探听轰隆隆的耳朵。奶奶，我这样陪你度过一个夜晚，这世界，这一生，就多了一个夜晚。

你说，该晚安啦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属于我的词，我想笑。却笑不出来，觉得疼。这样的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90年，是很多很多的夜晚。90岁，意味很少很少的夜晚？这样的夜，再晚，你都不再安。

火车轰隆隆驶过村庄。可我不在车上，我在城里。你经常在这个时候，起来。你也许已经睡了一觉，也许没有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睡过没有。摸开灯，蹒跚到院子，扶墙到柴棚，抱柴挪进屋。你跟叔说，你看见我在火车上，一会就要下车了，你要给我烧火做饭。

叔知道，他的母亲，又犯了错误，犯了像小孩一样的错误——人老了，就会回到孩子。

奶奶，你不相信我没回来。叔跟我手机视频，证明我的远，证明我的离。你看见我，笑得像个孩子，然后，触摸不到我，失望得也像个孩子。

我对着手机大声说：奶奶，晚安吧。过些天我回去看你。

你却说：你快到家了吗？我这就给你做饭。

我对着手机再大声说：奶奶，晚安吧。过些天我回去看你。

你却说：你说啥？我这就给你做饭。

叔拿过手机：你奶奶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。还经常耳鸣，幻听幻觉。

关上视频，我不想让奶奶看到我忧伤的一面。我把自己，关在夜里的城，城里的夜。

这样的夜晚，这样以后的一些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秋天，我回去看你。你92岁。车窗外，风卷起黄叶，又飘落。

火，远远的，远远地，我看见火。

那不是你燃起的灶，那是亲人们，为你，点起的长明灯。

我回到家，向你跪下，磕头。我为你烧上纸钱。夜太深，也太暗。深深的暗。

这样的夜晚，以后的每一个夜晚，我终于可以跟你说——哦，不对，是我再也没法跟你说那句话：奶奶，晚安。

似有梅香

董改正

你说：你闻，梅开了。

如是我闻。如是梅香，丝丝缕缕。如是，岁月的虬枝上，一粒粒往事，慢慢打开了花瓣。有人走进苍苔覆没的古巷，有人推开寂寥啞哑的木门，有人在深夜里长长地等待。梅香漾漾。

今夜月色甚好，梅香溶溶月，梅香淡淡风。当有花瓣一片片洒下，落英缤纷，如雨，如鱼，如粉红的叹息。夜成湖泊，点点细微的声息，荡成夜的褶皱，漾为月的波纹。当有人涉过月光之水而来，窗还在，梅依然，人安否？

又是一年。

一年又一年。

寒梅著花未？一年又一年的连接处，梅花开过。常怨梅香无人报，梅香又曾报何人？梅香从来是暗香，是冷香，是静香。梅香是岁月给人间的馈赠，它需要一场雪来为大地沐浴更衣，使它落了尘埃，落了喧嚣，落了缤纷五彩，剩下肃然一白，余下凛然一香，留下寂然一静。然后，梅香袅袅，似有还无，似无，又有。幽香缕缕，如斑驳的月色，被夜风摇曳。

寒气砭肌彻骨，一切的热望都在寒冷中凝华，空气中会有粒粒冰屑，寻找麻木的肌肤。会有人在寒风中止步，抬头看铅云低垂的天空，凛然一惊，哦，已是岁末，已有梅香。便想起蜡染的黄花缀于铁色的老枝，如谁斜襟蓝布褂上的盘扣，如一朵朵芬芳的火焰，如一个个温暖的火把，便被它领着趟过岁月的忘川，走向深远，走向梅香氤氲的温暖旧事。

梅香晕如灯光。我看见时光多情，一切都还在那儿。我看见老祖母煤油灯下的白发，如余烬被风吹得明明灭灭。我听见母亲在清晨打开一扇扇门，水桶与铰链的合奏凛冽了山村的轻霜。我闻见火盆里煨焦的山芋香，我看见年幼的弟弟拨开闪烁其词的炭火，看见它们一齐眯动着眼睛。我闭上眼，聆听他手指与笛孔共舞的华尔兹。我触到你温软的睡眠，尝到黑的甜黑的奢侈黑茫无际涯的快乐忧伤。还有很多，很多，如夜一般辽阔，都在梅香深处。

梅香如月，梅香如乐。谁都有悠远往事，谁都闻过淡远的梅香，谁都有过刻骨铭心的过往，都有爱过和被爱的历历细节，只是，只是烟尘迷茫了我们的双眼，喧哗填塞了我们的耳廓，油腻蒙住了我们的舌尖，厚厚的茧和尘覆盖了我们的的心灵。我们在消融季节界限的恒温里迷迷糊糊，依靠电子产品和设备、依靠安装在身体里的编程、依靠感官的惯性，被季节的鞭子驱赶在茫茫的旷野里，不明去向，不知来路，却浑然不觉。终有霜降，终有雪来，终有凛冽一肃汗渍渍的肌肤，如洪流泄过，如秋风扫过，一身如洗，如赤子，如清溪。那一刻，梅香汹涌。

唯恐不够，便还有雪。耀了你的眼，惊了你的心，梅香袅袅如烟。梅须逊雪，雪却输梅，也是梅，也是雪，也是月，也是若有若无的歌声。多么慈悲！我知道你已经闻到，你的眼角已湿，你的喉咙已哑，你的心，一定已被梅香浸润，如溶溶月之院落，美好的事物，错过的事物，一件件纷至沓来。

我问：又是谁告诉的你？

你答：也有风，也有雪，都是美好的天气。

路过一个深巷，身前一群如风的少年，倏尔远逝，往来翕忽。忽然一人猛然收脚，耸鼻四就，大声宣布：梅香了！

